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# 绿鲸酒馆

[德] 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  
[德] 赫克·科克 / 绘 朱刘华 / 译

绿鲸酒馆



明天出版社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# 绿鲸酒馆

[德]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

[德]赫克·科克 / 绘 朱刘华 / 译

明天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绿鲸酒馆 / [德] 克吕斯著; 朱刘华译. —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11.5

(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)

ISBN 978-7-5332-6499-4

I. ①绿… II. ①克… ②朱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 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2236 号

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詹姆斯·克吕斯作品

### 绿鲸酒馆

[德] 詹姆斯·克吕斯 / 著 [德] 赫克·科克 / 绘 朱刘华 / 译

出版人: 胡 鹏

责任编辑: 孟丽丽

丁洪玉

美术编辑: 曹 飞

封面绘画: 李军帅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明天出版社

社 址: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E-mail: tomorrow@sdpres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规 格: 148 × 205 毫米 32 开 4.5 印张 51 千字

版 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2-6499-4

定 价: 12.0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09-047 号

Im Krug zum grünen Walfisch

Author: James Krüss

Illustrator: Hauke Kock

Text an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9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LSEN Verlag GmbH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1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 话: 0531-82098710

本书开始于浓雾



# 目录

## 本书开始于浓雾

老板娘讲故事

两只哨子 —— 1

施塔尔先生讲故事

死了的巴特哈萨尔舅舅 —— 16

瓦斯蒙德先生讲故事

鲜花 —— 35

工程师施莱夫朗诵

大绿鲸歌谣 —— 46



## 目 录

车夫拉德布鲁赫讲故事  
讲给一名女王听的故事 —— 51

汉斯·费力克斯和韦特·维克多讲故事  
图表的秘密 —— 74

博恩格莱贝尔讲故事  
洞窟 —— 112

**本书结束于浓雾消散**



在我十二岁那年的一月份，一个阴冷潮湿的日子，我在亚德布森附近北海沿岸的一家酒馆里有过一次奇怪的经历，至今想起来还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奇怪的是（或许也很自然），我总是将它同一年后爆发的战争联系在一起，因为酒馆里发生的事情就像战争一样，事关生与死、正义和非正义、有权有势和无权无势。

那天，我在浅滩上向着大海漫步了一段。涨潮时，我正在堤坝上阔步向前，不小心闯进了浓稠的大雾中。雾又湿又冷，透过衣服直达我的骨髓。周围灰蒙蒙的，让我辨不清东南西北。我小心翼翼地用双



脚顺着斜坡往下摸索，想赶到堤坝后面的道路上去。这时，我忽然听到马蹄踏踏、车轮辘辘，声音越来越近。紧接着，当我来到坝底时，我看见一盏灯笼晃来晃去，影影绰绰能看到灯光后的马车。随着一声响亮的“吁——”和一声诅咒，马车直接停在了我面前。

“见鬼，你独自一个人在这雾里干什么？”一个喘着粗气的男人声音问道，“快上来！”

我爬上车夫的高座，依稀认出这是一个宽肩、魁梧的男人。他身穿短上衣，围着围巾，头戴亨利希王子式的帽子。我说道：“多谢了！您去哪里？”

“小伙子，我先带你到‘绿鲸酒馆’。要想走出这该死的雾，那是最近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再看着办。你打哪儿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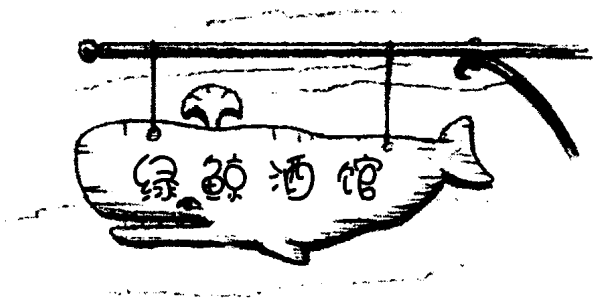
“从赫尔果兰岛来。可我们还在度圣诞节假呢。我住在这里的亲戚家。”

“那我们就从酒馆给你的亲戚打电话吧。”

马车夫咂了咂嘴，马儿拉动车，车轮又吱嘎吱



嘎地响开了。不到半小时，我们停在了一幢奇怪的建筑前。一盏昏暗的路灯黯淡地照着那幢建筑。一段阶梯垂挂下来，一切宛如幻象飘在空中。走近时，却发现那是一座桩式建筑，房屋建在粗大的黑桩子上，纯由木头建成。门上方挂着块鲸鱼状的牌子，就着微弱的灯光，可以看到上面写着：



我们走进酒馆，一股舒适的暖流如同一道温和的海浪袭向我们。暖气来自屋子左侧的一只黑色大铁炉，空气中散发着掺了朗姆酒的热格罗格酒的香味。炉子旁边坐着两个男人，年龄较大的长有髭须，



年纪较轻的戴着眼镜，他们的皮衣和帽子挂在衣架上。屋子右侧是张柜台，后面好像有道门通向里面。柜台后站着个胖胖的老板娘，她的嘴角略微翘起，微微笑着，好像一直在嘲讽这世界似的。

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带我来这里的马车夫有多高大魁梧。他说了声“好啊”，脱下沉重的黑上衣，和衣架上的皮衣挂到一起，然后，在柜台前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。我照他的样子，说声“你们好”，将我的风衣挂到衣架上，在他身旁坐下来。

看样子，我们的到来打断了一场不太愉快的交谈，因为两个男人目光阴郁，回答我们的问候时闷闷不乐，老板娘虽然好玩地噘着嘴，但神色压抑。当我们坐下来，叫了一杯格罗格酒和一杯香车叶草汽水之后，老板娘明显激动地向那两个男人解释说：“二位，真的不值得等他了。就算他今天还会来，可能也要到半夜了。”

“我们有时间。”年龄较大的那位耷拉着嘴角，讥讽地说道。年轻的那位几乎是威胁地补充说：“我



们时间多得很。”

由于我们当时是生活在一个人人相互监视的国家里，我当即明白了，那两位先生是在等老板娘的某位亲戚，最好的猜测是他们想讯问他，最不好的猜测是要逮捕他。

马车夫建议我给我的亲戚打电话。老板娘带我到柜台后面，然后，穿过门来到墙上挂着电话的小走廊里。老板娘低声对我说：“让我先打。”说完她拨了个很长的号码。当电话另一头有人接听时，她小声说道：“如果他到你们那儿，请给我打电话。响三声铃，然后挂断。”说完，她按下电话，一边将听筒交给我，一边低声说：“事关我儿子。嘘！”她将一根手指按到嘴唇上。

现在，我终于可以给我的亲戚打电话了，我告诉他们我在绿鲸酒馆。他们看样子不熟悉这家酒馆。不过，我能在雾中找到一个藏身之所，总算让他们放心了。

当后来我重新返回餐室，坐到我的香车叶草汽



水旁时，我推断出了下列情况：那两个男人可能是什么安全官员，在寻找老板娘的儿子；老板娘假装想尽快摆脱他们，而实际上她想将他们俩尽可能久地拖住，因为她儿子正在逃跑，要等电话铃响三声之后，才算到达了安全的地方。

我为那女人感到担忧，所以我决定帮助她将那两个男人拴在酒馆里。于是，我谈起这场浓得奇怪的雾，说它可能会将我们羁绊在这儿很久，建议大家轮流讲故事，打发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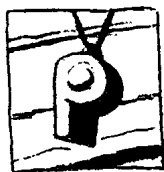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建议引得马车夫和那两名男子哈哈大笑。

“我们是孩子吗？”马车夫不耐烦地笑着问道。而老板娘理所当然地马上兴奋起来，她立即从柜台下面掏出一本书——我看出来那是一本海军日志。她说：“我刚刚开始阅读这本日志里的一则故事。诸位要是想听，我可以大声朗读，那样大家都能听到。”

那两位先生虽然开始有点诧异地摇摇头，但后来还是点头了，反正他们做好了长时间待下去的准备。于是，老板娘坐到我们的桌旁来，打开书，戴

上一副镍框眼镜，为我们朗读起来。

两只哨子



有些少年朋友，购买友谊戒指，互相赠送，来证明他们是朋友；也有一些在自己身上割破小小的口子，将他们的血混在一起，喝下去，以确认他们的友谊；还有一些在身上纹上同样的符号，以显示他们的友谊。

有这么多友谊，也有这么多友谊的象征。问题是，哪种友谊能够持久？

乌尔利希和阿尔夫是两个十二岁的少年，住在海边的一座港口城市里。为了显示他们的友谊，两



人胸前各挂了一只哨子。也许是因为阿尔夫患有哮喘病，这样，如果他发不出声来，至少还可以吹响胸前的哨子。

一个风平浪静的十月天气，雾爬过屋顶，房屋、船厂和港口都淹没在灰蒙蒙的浓雾里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这时，两只哨子证明了它们也是一种能够持久的友谊的象征。

那天，阿尔夫划着他的“皮德伦”号小划子，驶向平滑如镜的大海。他划时一点也不用力，否则他会呼吸困难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划出去了一大截。不久，就在他的背后，像一堵黑墙一样的浓雾从地平线上压了过来，但他没有发觉。陆地上的几个人看到了这堵墙，也看到了海上的划子，但他们想：等他被雾吞没了，他肯定就会划回来，他离防波堤并不远，雾笛就在防波堤上。

而他们谁也不知道，这位年轻的划船手患有哮喘病，雾天让他很难受，当他必须同哮喘搏斗时，他就不能同时划船。

阿尔夫的朋友乌利希是知道这情况的，可他此时既不在码头，也不在体育场。所以，当雾从背后偷袭时，阿尔夫孤独无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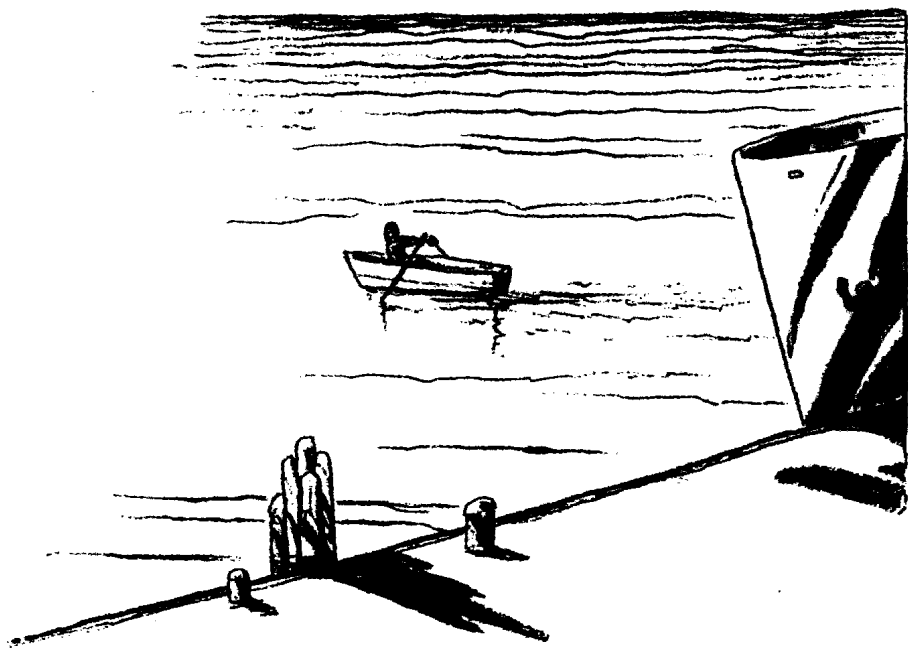
雾从水面朝着陆地翻涌而来，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吞没了小船和划船手，旋即中止了协会运动场上的一场手球比赛，因为球门之间蓦地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乌利希也是运动员之一，他和众人不得不穿过带有霉味的浓雾，摸索着回家。

可是，当浓雾出其不意地将其包围时，船上的阿尔夫恐慌了。他什么也看不到，呼吸顿时也困难起来。雾中这潮湿的旧家具的气味，也让他的身体透不过气来。一想到在这种状况下他也必须要划船回家，才能拿到他那救命的哮喘喷剂，他就更是痛苦不堪。

然而，由于他收起了木桨，船身开始打旋，他很快就辨不清方向了。即使有雾笛在远方发出深沉的“呜呜”声，也一点不管用，因为雾笛声似乎从三个方向同时传来，而他应该转向哪个方向呢？他



的心脏开始疯狂地跳动，呼吸越来越吃力，而该死的雾却越来越浓了。阿尔夫想喊叫，可他的头似乎



肿得双倍大，他简直都快窒息了，于是，他放弃了这一尝试。划船现在也是不用想的，因为他喘不过气来。怎么办？他渴望着他的绿色小喷瓶。为什么偏偏今天没有带上它呢？



差不多与此同时，阿尔夫的朋友乌尔利希也在提一个同样的问题。

“你哥哥身上带那只绿色喷瓶了吗？”乌尔利希在电话里问阿尔夫的妹妹。是她告诉乌尔利希，阿尔夫划着划子去海上了，她突然想起来，雾一直让阿尔夫很痛苦。

紧接着，他们俩就都知道了，阿尔夫身上没带喷瓶，独自一人被困在海上的浓雾里，可能会有窒息的危险。于是，他们约定在防波堤上碰头，然后在能见度允许的情况下分别尽快赶往码头。

当他们通过彼此的脚步声在防波堤上找到对方时，防波堤上空无一人。他们没有告诉别人他们的打算。两人走到防波堤边沿，阿尔夫的妹妹手拿喷瓶，乌尔利希肩扛一只外装马达。他们沿着防波堤边沿小心地摸索，找到黑色的系缆柱，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，用绳子拉过乌尔利希哥哥的小筏子，爬上船去，将外装马达放在船尾，解开缆绳，顺利地绕过防波堤尾端，驶进大海。在海面上，他们开动了马达。